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ZW01n0009

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

方廣錩整理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題解
  - 錄文
- 卷目次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

整理者　方廣錩

〔題解〕

《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》，又名《孝順子應變破惡業修行經》、《銀蹄金角犢子經》，印度佛教初期密教所撰佛本生故事。譯者不詳。一卷。本經最早見錄於隋仁壽二年（602）所撰《眾經目錄》卷四，判為疑偽經，但沒有說明出處。歷代經錄因之。故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，早已亡佚。現在中國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中發現一號，首殘尾存，所存內容大體完整，言梅陀羅頗黎王娶有三妻，其第三夫人生有一子。兩位大夫人設計殺此子，太子變為一頭銀蹄金角牛犢，得到屠戶的幫助逃出國外。後娶鄰國公主，迴國救母，與母均「不轉凡身成佛」。從「應變破惡業」這一經名看，首殘部分或者包括關於太子的命定「惡業」的敘述。本經雖被判為偽經，但從思想內容、形式結構等看，實屬印度所撰佛典，約於南北朝末年或隋朝初年譯出。譯出時，助譯的中國人加入若干自己的發揮。譯文大抵為口語，質勝於文。敦煌寫本中有若干武周新字，但使用不周遍，故可能抄寫於晚唐早期。本經的發現對研究傳統的「疑偽經」開拓了新的思路，為研究印度佛教與本生故事提供了新的資料。關於該經的研究參見方廣錩：《敦煌寫經〈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〉簡析》，載《南亞研究》1988年第二期。

整理本以中國北京圖書館藏玉64號（北8300號）為底本，無校本。

〔錄文〕

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

（前殘）

□…□遇萬斧。八坐諸貴為此犢子入議，諫得大王。王答諸□□：「我今愛敬憐憫犢子，不可思議。若煞此犢子之時，莫在我宮內煞之。我見此犢子行跡死處，我即心肝寸寸斷絕，交死不活。」爾時國王語諸臣曰：「若欲煞此犢子時，為我牽向屠兒坊中，方便煞之，勿使我見。」

遂遣黃門牽此犢子往向屠兒坊中。到屠兒門底，遙喚屠兒三聲。屠兒出看。黃門語屠兒曰：「國王二后後垂命至死，須此銀蹄

金角犢子心肝。卿急手打煞，劈取心肝，白紙重裹，送來門底。我在門邊佇待卿。」

屠兒聞黃門作如是言，手牽犢子入於家中，繫著大柱，手捉大斧，舉欲打煞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住！未忙煞我。聽我一言，當死。唵！」屠兒住，聽犢子言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我非是犢子。我是栴陀羅頗黎國王太子。我父索其三妻，我母處在小限。兩夫人意欲煞我。我不得違二母之意，變作犢子。卿莫煞我。我□之日，必作國王。我作國王之時，使卿金千斤，撥國半治，封邑萬戶與卿。屠兒，願莫煞我。」

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，大芒迫身，言：「丈夫立身以來煞害眾生恒河沙數，小來未見有是銀蹄金角犢子語我此言。」屠兒即語犢子曰：「我今為卿身死，不得煞卿。」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不得我心肝，亦當必死。若活我之時，卿用我語，使我共卿兩都得活。」

爾時犢子作是言時，有一天帝釋變作黑狗，從屠兒門中而入。到屠兒中庭，倒地自死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若為我之時，將我抱著草中，莫使人知。你莫惜家中自死黑狗，劈取心肝，送向門底，付與黃門。你亦得活，我亦得活。」

爾時屠兒劈取黑狗心肝，白紙重裹，送與黃門。黃門領得犢子心肝，欲送入殿。王聞犢子心肝，今則氣塞哽咽，爛腸寸寸斷絕，淚下覆面，暈倒落床，發聲大哭。其黃門送犢子心肝往至宮裡。二后聞之，甚大歡喜，狼徬皆起。夫人下床，身自往就黃門手中生啖心肝，不由湯火煮炙，生即食訖。二后云：「此肉甚美，我今食之，百脈流徹，心底惶悟，眼目精明，手腳輕便，病當得瘥。」

爾時屠兒送犢子心肝得了，迴還語犢子曰：「我今為卿輸心肝得了。」犢子語屠兒曰：「你爾「恩德，昊天難報。你若放我之時，夜半中放。我去時莫使人見。」

犢子夜半中去時，與其屠兒泣淚辭別，語屠兒曰：「我今辭你去後，作一變異，使你交見，知我有賢德，必令報卿恩。卿家去城三百餘步。我從卿門出，使無腳跡。唯有城西北角上留一腳跡。卿一跡踏土之處，知我有賢德，能得報你。」

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，燒香禮拜，供養跪起，泣淚奉送出門。至明天曉，人未得時，尋此犢子腳跡。處處不見，城外亦無腳跡。城西北角上正見一足踏土之處。屠兒知有賢德，念佛還家。

爾時犢子投明行去，離國三千餘里，往到舍婆提國。遇值國王有一美女，為人可嬉，種種姿妍。面如月滿，端嚴無比，世間希有，八功德水，以浴其體，著劫波袖衣及乘天宮殿，化城九重。國王意欲嫡配，此女不就：「王若配，會是賢德之人，女便共活。」

王語女曰：「我生在凡處，肉眼眾生，知誰是賢？」女答王曰：「阿耶與女召集儀同僕射、高良貴子、守令之家、方伯子孫在於都市，女自選夫主。」

女從王後行，手捉金鐘，盛蒲桃酒。在父後行，選儀同僕射、高良貴子。十行無稱意者。王語女曰：「向前十行者，王侯子孫，尚不共活。自餘卑微，寧可之意？」女答王曰：「向前十行者，雖可有形貌，面目似人，腹中無德。女欲共活之人，會是賢德，女便共活。」王聞此語，任女意懷，不違女願。復行至十行，下頭見一犢子，銀蹄金角，下行頭立。王已行過，女尋後至，向父王曰：「此是賢德之人，女欲共活。」王任女意。女得王言，即過手中鍾酒，與其犢子。犢子得酒，向口飲半。犢子過與女，女即飲盡。交杯必定，永為匹配。

爾時諸臣、百官、傾國之人皆大笑王：「一國之女，嫁與牛犢。聽損邦國，寧有此事！」王聞羞恥，便欲煞女。有一帝釋，變作智臣，遂即諫王：「王有一女，甚有賢德，何待煞之？陟出國外，令使慚愧，愁不改行？」女聞此言，甚大歡喜。叉手白王：「父子生有離別，何待煞女？求從遠陟，離王國土。」外書云：「女外向，千里從夫。」「若與王別，請乞乘騎，送女出國。」

王共夫人送女出城，號啼大哭，悲哀泣淚。語：「諸臣左右、青衣、吏民都共送之。」百鳥悲鳴，聲動天地。父子分離，辭王及夫人，心肝痛切，將欲氣絕。

爾時女共犢子離出王國，轉復前行。見一木城，女問犢子曰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犢子答曰：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土城，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鐵城，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銅城，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銀城，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金城，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犢子答曰：「此是我國。」

在金城國可逕由旬，宿其此，犢子仍不變現。女問犢子曰：「君若是賢德之人，應當不變？」爾時犢子聞道此語，手捉銀蹄，撫角，犢衣脫卻於地，拱身一丈。頰如婆果，齒如珂貝，眉如盡月，眼如眾星夜朗。號為「金城國天子」。宮殿自然。零仙綵女、伎樂音聲、百味飲食，隨念即至。女見夫主可嬉，變身一丈，歡喜不可思議。即便作書與王，並告夫人：「阿耶比日道女不識賢德之人，陟女外國。女夫主以有聖德，甚大端正。阿耶星夜來看女夫主何如。」

本日王得女書，召集群臣。諸官悉集。「卿等本日笑我女共犢子而活。我女以有賢德，嫁與金城國王。我今歡喜，不可思議。」

王即為女夫放大恩赦。所有罪人，悉皆放免。

爾時舍婆提國王並夫人來至金城國裡看女。見女夫主甚奇殊妙，便即問曰：「卿比日在我國中，如何變作犢子？」太子叉手白王：「某甲非是犢子。某甲是栴陀羅頗黎國王太子。阿耶索其三妻，阿孃處在小限。兩大夫人意欲煞我。我不違二母之意，變作犢子。今得王女，愧王無已。孃今在父母國，快成辛苦。願王權在金城逕停時，向欲共王女暫向父國往看其母。」

太子夫妻二人輕馬往詣父國。內門裡，入磨坊中。見母頭如蓬耕，面上垢土，手腳皴劈，脊背打破，膿血沾著處爛盡。爾時太子見母頭戴石五升麥，來向磨坊中。太子不忍認母，二人眼中泣淚。手捉馬鞭，撥母頭上，麥翻著地，磨何而去。母不識，其母遙喚：「貴人且住！聽我一言。看君不似凡濫。某甲備是王家辛苦之人。請得此麥，依課磨之，恒不得充，況復翻地？是度王聞，必死不活。」太子夫妻但時下馬，以衣袖掃其麥聚，收著器中。頭戴而去。太子眼泣血，氣塞吞酸，忍痛不忍認母，輕馬還國。

爾時太子告舍婆提國王曰：「我母如今甚大苦劇，筋骨相連，形容憔悴，面上垢土，頭如蓬耕，處處打破，血流遍體，快成辛苦。」王聞道是，心憐女夫及母，眼中泣淚：「我親家母豈可如是！」爾時太子叉手白王：「若與某甲一親以往，暫欲隨王借少衣馬。金城如自有兵馬，眾相將往詣父國，救看其母。」

二國軍馬悉送太子往向栴陀羅國。去城四十餘里，其父城頭知軍來到，懸豎白幡。太子語左右曰：「城頭白幡者，儘是降幡。我父見我往到，謂我是外國大王，必向我跪。此是我父，不合跪我。一廂十人，兩廂二十人，走往捉置，勿聽跪也。」

如是所言。王見太子，出城步步欲跪。左右捉之。兩相對已，攜手腕接，相隨上殿。飲食娛樂，良久以訖。啟白王曰：「王是一國之主，治民快樂，天下豐饒，雨澤以時。王今快樂，可有幾妻？」國王不識太子與仁臣奴：「臺奴不敢誑王，正有兩妻。」太子問曰：「一國之主，皆聞三夫人、九嬪。據何禮律，正有兩妻？王須實道。償後檢得，王必合死。」王答太子曰：「臺奴伏死！不敢調王。實有三妻。」太子曰：「喚將來看。」

王遂先遣兩大夫人莊嚴冠帶，來至殿前。太子問曰：「向前道三，如何見二？一在何處？」王答太子曰：「今在磨坊中。」太子問曰：「天子之後，如何安置磨坊而驅使也？」爾時太子母聞道大王，尋聲走來，欲以投訴。殿前行過，太子遙見其母，狼徬下殿，走抱母頭，捉臂囓指，稱天大哭：「阿娘，由子五逆不孝，致使阿婆如許辛苦。阿婆！阿婆！」王見哀哭，然是我子，更有何言！父

母並子三人抱頭大哭。爾時雲飛鳥落，樹木摧折。諸臣百官，見者泣淚，不能自勝。

爾時太子盡哀以訖。良久，將香湯與母洗浴，取虎龍服與母著之，還上殿上而坐。喚其二母並父，道其苦狀。王聞道此死苦由緣，眼中泣血。王喚兩妻，立著南廂。去殿百步，濩湯爐炭，刀山刃樹，銅升鐵概，車川犁耳。遣此兩大夫人立其傍：「濩湯署之，故嫌此輕。我憶卿本日生啖我子心肝之時，與一人喚取一百力士，二人喚取二百力士，一時遣此力士，鋸此二后，作其段數，如釋我意。」

力士至已，欲煞二母。太子畏煞二母，口中告佛。刀山摧鋒，濩止熱，二百力士手腳[病-丙+光]疵，不能生害。太子喚其二母，並共陳道活之狀：「子本存命，實由屠兒。」王語太子曰：「阿耶本日實不知子遭此苦劇。阿耶如今捨去王位，與子治國。身自出家，隱居山林，永不干國。除仁一人，自餘爵祿輕重，悉屬屠兒。」王即出家，鬢髮自落。觀睹宮殿，若視穢廁。修行善道，得阿羅漢果。太子名喚屠兒，封受國相，位登王侯。庫藏珍寶，悉屬屠兒把攬。於先施恩，今獲交報，重賞其德。太子共母不轉凡身，即得成佛。

是時二后諛心不捨。天神帝釋變作猛風吹此二后，毛孔而入。本食心肝作大鐵丸，節節出炎如車輪，救不可得。

當說此經時，大會之中所千萬人皆得悟道，棄惡從善，交獲佛果。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太子，我身是。爾時父王者，今我父悅頭檀是。爾時我母者，今摩耶是。爾時我婦者，耶輸陀羅是。爾時屠兒者，今阿難是。爾時黃門者，今目連是。爾時帝釋變作黑狗者，提迦葉是。爾時二后者，提婆達多；第二后者，調達是。」

佛說經竟，天龍八部、帝王、人民皆大歡喜，作禮奉行。

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一卷

〔錄文完〕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